

**巴山夜话**

## 清爱堂刘家 与《四库全书》

□李金科

《四库全书》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鸿篇巨制，堪称空前杰作。围绕《四库全书》，当时还产生了许多传奇故事。毋庸置疑，曾任《四库全书》正总裁的刘统勋对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立下了卓越功勋。但殊不知，刘统勋当年曾经反对编纂《四库全书》。

清人吴振棻《养斋斋余录》卷三记载：“乾隆间，下诏求遗书，时朱竹君编修筠督学安徽，奏言翰林院藏有《永乐大典》，内多古书世未见者，请开局寻阅，且言搜辑之法甚备。刘文正公方在军机，意不喜，谓非政之要，欲议寝之，而于文襄公与文正固争，卒从朱说上之，于是遂开四库全书馆。”

关于刘统勋反对修书的原因，后世也多有猜测。任松如《四库全书答问》就说：“刘氏反对修书，其理由有四：修书，非当时急务，一也；四处搜访遗书，易滋骚扰，二也；恐乾隆帝藉此大兴文字之狱，三也；恐朝野文人学士因此益后朋党之争，四也。”但毋庸置疑，在当时的刘统勋眼中，一则修书并非政要，与民生关系不紧；二则修书恐将引起新的文字狱案，这也许就是刘统勋反对修书的原由。

虽然刘统勋开始并不愿意开馆修书，但在乾隆主意已决后，他立即积极投入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中，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闰三月被任命为《四库全书》正总裁。同时，刘统勋举荐纪昀、陆锡熊担任总纂；举荐姚鼐、程晋芳、任大椿、汪如藻、翁方纲为纂修；举荐余集、邵晋涵、周永年、戴震、杨吕霖在分校上行走。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凝聚了刘统勋的大量心血。

当时参与编纂《四库全书》者多达数千人，刘统勋家族有很多人荣幸参与其中。刘统勋之弟刘纯炜曾在四库全书馆总校上行走。刘统勋之子刘墉曾被任命为《四库全书》副总裁。其侄刘书（胞弟刘纯炜之子，后任大同府通判）、刘田（胞弟刘维焯之子，举人，官临安知县）、刘礼（胞弟刘纯炜之子，举人，官浮山知县）、刘响（胞兄刘挺煜之子，官奉议州州判）、堂侄孙刘铨瑛（安徽候补州同）都曾担任四库全书馆誊录。清爱堂刘家对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

## 打铁琐忆

□李守亭

老家门前有棵老槐树，老槐树下打铁人给我的童年里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记。

俗话说：“世间有三苦，撑船、打铁、卖豆腐。”这句老话道出了打铁等行当的艰辛。

农历逢三排八是俺村大集，太阳还没露面，两名铁匠就在我家门前的老槐树下，摆起摊子，支上炉灶，点着炉火，在“叮当、叮当”的锻打铁具声中，开始了一天的劳作，为热闹的集市增添了别样的音符。

四乡八疃的百姓，像王家的锄头坏了、李家的锄头钝了，都喜欢拿到这里，依次摆放在我家门前，按照先后来到的顺序等待加工。加工完成的随时取走，新的又陆续送来，按老规矩静静地摆放在那里，排成很长一大溜。

红火的铁匠摊，红火的乡村集市，红火的百姓生活。红红的炉火，映红了铁匠的面庞。

炉火正旺，“主角”出场了。他是一位中年男子，瘦高个，左手拿着火钳子，从炉火中快速夹出烧得通红的铁具，放于面前的铁砧子上，右手先是拿起扁长的“响锤”，动作夸张地敲打铁具，发出响亮的声音，传出老远。街坊不出家门就知晓打铁的开张了，闻讯而来。一通“广而告之”后，他则改握小锤快速敲打，不时火星飞溅，铁具很快变了模样。完成后伸进水中淬火，“滋滋”声中，烟气升腾，一派“炉火照天地，红星乱紫烟”的生动场景。

“配角”则是一位敦实健壮的青年男子，但见他一会儿蹲下使劲拉风箱，助旺炉火；一会儿躬身屈膝，双手拿着大铁锤，用力不停地锻打炽热的铁具，额头沁出的汗珠在炉火的映照下晶莹闪亮。

打铁讲究火候，关键处即使这般卖力，气喘吁吁，热汗涔涔，中年人还是不停催促他：“快拉！快打！使劲打！”

“叫你拉风箱不中用，叫你打铁也不中用，叫你吃干饭一个顶俩！”中年人边干边嗔怪着小伙子。

难怪中年人揶揄他，抡大锤、拉风箱是力气活，他又年轻，饭量能小吗？中年人说了也白说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小伙子该怎么吃还怎么吃，吃不饱怎么干重活？

为啥说“吃干饭”？

铁匠一大早来到老槐树下，先和泥垒炉膛，然后生火填煤，开工干活。与此同时，把带来的饭锅放到炉膛一侧，锅里是早已加好的水和淘好的小米，扣上盖后，严丝合缝。

铁匠们忙着拉风箱、烧炉火、打铁具，无暇顾及锅中米。虽离炉火较远，但一个上午持续加温，文火慢炖，到中午时分，活停饭熟。因炖煮的时间长，米饭中的水分焖干了，成为干饭。他们一般就是干饭加咸菜凑合一顿，因为炒菜不现实，一没条件，二没时间。但是，偶尔也会有菜吃。祖父跟他们熟络了，不把他们当外人，有时把家里做好的菜从街屋里端出来送给他们。两大碗西红柿汤里，漂着些许蛋花，红黄白相间的颜色在墨绿槐叶的映衬下煞是诱人。饥肠辘辘的打铁人，蹲在树下幸福地吃着，阵阵香气随风飘过，在老槐树密密匝匝的枝叶间弥漫开来……

绿荫之下，日头晒不着，小雨淋不着，打铁人就认准了这地方。有老槐树，就有打铁人；要找打铁人，直奔老槐树。后来，老槐树没有了。再后来，打铁人也淡出了我们的视线。究竟去了哪，不得而知，只留在岁月长河中流淌的打铁故事。

## 谷荻香 岁月长

□陈翠珍

那天，我从野外拔了几根谷荻，带给家里的小朋友。他很诧异地看着，问是什么。我告诉他，这是谷荻，很好吃。他很感兴趣地看着，想知道怎么吃。

“谷荻，谷荻，抽心剥皮。”我一边唱儿歌，一边教他剥谷荻。他跃跃欲试，聚精会神、小心翼翼地剥着谷荻，剥好后，迫不及待地放入嘴中，咂巴咂巴，似乎有些失望。我问他好吃不？他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似乎不好驳我面子，却转身走了。

很明显，我曾经的美味不是今天孩子的美味了。关于谷荻的记忆，总有三五个要好的发小。那时，我们日子虽过得粗糙，却无忧无虑，像快乐的小鸟，奔跑在悠长的巷子，在宽阔的场院里“跳房子”，也会跑出村庄，跑进田野。大人们每天高高兴兴地到田野里干活，小孩子则自由自在地疯长。在田间地头，即使遇到正在干活的父母，他们也没有指责，只会叮嘱，早点回家。

我们在田野里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。春天的风痒痒地吹，就把藏在枯黄茅草中的谷荻吹出了土壤。它们探头探脑地钻出来，嫩黄嫩黄的，却被正弯腰寻找的我们逮个正着。拔谷荻，我们已经身经百战，不多会儿，我们就能拔一大把。坐在沟边，一边唱着儿歌，一边剥谷荻。谷荻根部嫩黄，尖部浅绿，那是最好吃的时候。软软的、甜甜的嫩穗总让我们心满意足。我们并不贪心，只挑最嫩的拔，反正在一时间内，每天都有谷荻钻出来。有时，我们正剥得起劲，路过的风似乎闻到了谷荻鲜嫩的的味道，一股脑儿卷来，我们便兔子般溜到沟底，风却傻傻地跑了，并不知道拐弯。偶尔，恼怒的风也会卷土重来，打一个旋儿，把我们刮得灰头土脸，风才得意洋洋地呼啸着跑掉。

慢慢地，谷荻就长成一朵朵的毛谷英，在风中婀娜地轻轻摇摆，我们会拔出一根根毛谷英，编在一起，拿着编好的毛谷英在草丛中一通乱扫，草丛中的蚂蚱受到惊吓，就会蹦出草丛，我们跟着蚂蚱一蹦三跳，不亦乐乎。我们把逮到的蚂蚱串在一根毛谷英上，带回家，放在灶膛里烤熟了吃，非常美味。玩累了，我们就地一躺，天湛蓝湛蓝的，云朵无所事事地飘来飘去，春天的鸟儿却变得警惕了，“嗖”的一声，从我们眼前飞过去了。

那时，田野是大人耕耘的王国，也是孩子们的乐园，总给我们无限的惊喜和满足。吃完谷荻，会有桑葚。桑葚紫红，我们吃得嘴巴、牙齿都是紫的。互相指着，笑闹一番，各自用没有成熟的绿色桑葚汁搓搓手，搓搓嘴巴，去小河边一洗，就又变成干净的小孩了。在河边，运气好的时候，我们会逮到一条野鲫鱼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蝌蚪一天天长大，直到夏天雨后听着它们“呱呱”唱歌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从田野走进了校园，从农村走到了城市，从物质贫乏走到了生活富足。每每春天来临，我们总会记起春天的谷荻，记起童年那个漫长的春季，记起曾经如诗如画的年华。